

# IX

## 認識

女士們啊！先生們啊！歡迎來到這場演出。這場名為哈哈秀的演出。首先你們得換上體面的衣物，接著得撲粉、戴上假髮，也許再加上口紅和假鬍鬚，然後你們會被帶進小隔間——隔間裡有一面歪曲的鏡子，看了包準讓你哈哈大笑。

我雙手環胸，背斜靠在舞台邊，看著眼前四位馬戲團成員。

團長一臉困惑地看我。

小丑、狼藍、水晶也一臉困惑地看我。

他們或是坐在貴賓席的扶手椅上、或是坐在一般觀眾的長凳上、或是泡在浴缸裡，但所有人都同樣坐姿前傾、滿臉不解地盯著我，因為我剛報告完這幾天在巡守隊的遭遇：我作了一個夢，不小心找到屍體，還看見下一位受害者的所在地。

「怎麼看見的？」

「在夢中。」

「所以找到屍體是作夢？」

「不是。我走到埋屍地，徒手挖出屍體，指甲就是在那時候掉的。」

他們對看，沉默持續了兩秒，然後有人點頭：

「聽起來還算正常，就是比較勤奮的掘墓工人……」

「從走入遺跡、發現密室到挖出屍體，我全程都閉著眼睛。」

他們或是搔頭、或是抓癢、或是咳嗽，團長摸摸鼻子說：

「這是有點不尋常，但至少沒人看到……」

「二十三位巡守隊全程緊跟在我身邊。我睜眼時第一個看見的就是副隊長。」

這下真的沉默了。

大家都一臉凝重地弓著身，手肘擱在膝上，雙手交扣。除了水晶，她一臉凝重地把手肘擱在浴缸邊，雙手交扣。

我總算是說了。

這下他們會怎麼看待我呢？

心下湧起一股恐懼，就連我都不知道該怎麼看待我自己了。我自嘲地笑笑，放下環胸的雙手，走到旁邊去替自己倒了杯蘋果酒。如果能不說就好了。或許就能當這件事不存在。但巡守隊已經知道我的狀況，為了馬戲團其他人的安全，我必須說。我低頭看著澄黃酒液裡，自己泛黑泛紫的眼睛。簡直就是怪物……心底湧起的聲音讓我更加恐懼，抑制不住的顫抖讓杯中的酒都起了波紋。

我該轉回去了，倒酒不會倒這麼久。但我不想轉回去。不想面對他們的表情……或是眼神。

我不希望他們改變。

我不希望他們怕我。

「果然……」後方傳來水晶的聲音。果然？「我就覺得……」還有團長的聲音。就

覺得？等等，他們這是什麼意思？

我驚訝地轉頭看著他們自然的臉。

「不是……那個……你們不驚訝嗎？」

「啊——」他們對看一眼。

「那個，其實你從以前就很……」水晶蹙眉。

「像之前你也在什麼都沒有的地方問我那裡是不是有個人。」狼藍說。

「還有一次是抓著我手臂很驚訝地說這個死者怎麼長得和你昨天夢裡的人一樣。」水晶說。

「你也在沒有活貓的地方對我說你有聽到貓叫呢。」小丑說。

欸？這……是嗎？有這些事？應該說有這麼多跡象嗎？我怎麼就沒發現？

對了，說起來烏鴉的事也是，他後頸的洞和我在夢裡看到的小丑……等等，那件事到底有多少真實成分？咳，先不想這個，還有鬼城的事……無人空宅裡的人影……夜半遊戲場的小孩笑聲……那頭黑羊……還有在麗莎家搜查，點著黑光燈的時候看見那個站在墓石上的女人——右手有六根指頭，應該是麗莎母親的那個女人。

因為從以前就常常遭逢一些怪事，我們的工作內容又比較特別，我老覺得大家應該或多或少都會在生活中遭遇一些難以理解的體驗，現在一想——難不成會這樣的只有我嗎？

天啊！我看我每次跟他們提這種事的時候他們都一臉很平常的樣子，原來不是他們也感同身受，而是他們老早就習慣我這種異常的……不是吧！真的假的？怎麼可能？

我抖著唇看向他們：「你們……你們早就知道我不正常？」

團長皺眉摩娑下巴：「嗯，『不正常』這個詞聽起來有點歧視意味，身為雇主我如果歧視你會被罰款的，所以應該說你比較特別……」

「不要把我講得跟吸血鬼一樣！」我大喊，竟然還正經八百提到職場歧視？難道他們真的老早就習慣我這種狀態了嗎？

「你這種說法不太妥當。」小丑皺眉。

「就是說啊，我們的大廚也是吸……夜行人種呢。」水晶也微微蹙眉。

「這個告上法院可以賠一棟房子。」狼藍說。

「我不是歧視他！」我一拍額頭撇清，煩躁地抓抓頭髮說：「我的意思是說……我這種狀況明明就比吸……夜行人種還可怕吧？他們的身分受到法律保障，但我本身的存在還犯法呢。」

「要說可怕的話……你的主食又不是人血……」狼藍皺眉。

「啊，那種說法也是歧視。」小丑看向她。

「啊，抱歉。你的主食又不是靈長類的高鐵質體液，我們沒必要怕吧。」狼藍說。

「真要說的話，有小丑在我們怎麼可能怕你呢？」團長發自肺腑地說，然後被旁邊的小丑看了一眼，團長清清喉嚨說：「咳……之前我們幫忙照顧過麗莎，平常也都在跟殺人魔和怪物打交道，你這種狀況還算普通吧。應該說感覺也不能當成賣點，表演起來好像也沒什麼戲劇張力，觀眾看了恐怕還會丟你爛菜頭說你唬爛，所以算我們虧了。」團長摩娑下頷評斷我的身價。

「什……什麼？」我不知道這種時候我應該覺得驚訝還是生氣。

「烏鴉的體質就比較好賣，表演起來也精采，你的話……」團長上下打量我，摸著下巴說：「你的長相比你的體質值錢。」

「你……你太過分了！」雖然我有點混亂，但我覺得現在我應該要生氣一下。

「應該說……你自己不知道嗎？」團長皺眉看我。

「我怎麼可能知道我的長相很值錢？」

「不是，我是說你的體質。」

「我怎麼可能知道我的體質不值錢？」

「不是，我是說你怎麼可能不知道你自己有這種體質。」

我一愣，也冷靜下來開始思考，皺眉說：「我以為大家都這樣。」

「怎麼可能。」小丑說。

「哈。」團長說。

「不是，我看每次你們都沒什麼反應，我以為你們也常常看到……」

「才沒有！我們才跟你不一樣。」團長立刻撇清關係，好像我是什麼髒東西。

「你……你明明就是歧視！」我說。

「我只是怕一起被定罪成女巫燒掉。」團長說。

我一愣，沉默，也開始思考這個嚴重的問題。

團長被旁邊的水晶和小丑打了兩下，狼藍也清清喉嚨用腳踢他。

「呃……那個……我去讓我們團的吸血鬼做點甜梨派。你喜歡甜梨派吧？」團長快步走出帳篷。

我兀自沉默站在原地，就看到前面的小丑、狼藍、水晶對我投以關切的目光，我朝他們笑笑，說：「我先去……一個人靜一靜。」

於是便走出表演帳篷，走向我的帳篷——但繞了駐紮地一整圈才想起我的帳篷早被沒收了，目前我還得待在小丑帳篷。

啊，該死，我現在可不想面對任何人。

我煩躁地站在刑場頹傾的矮牆旁邊，用力揉亂自己的頭髮，但被兩手的傷口痛到，我放下雙手，垂眼看著已經包紮完成的左手食指和右手掌心。

被土石刮花的指甲讓我想起當時的景象。

遠遠傳來人聲、馬車聲和牲畜的叫聲，這附近確實很熱鬧。

我雙手輕緩地握成拳，抬眼看向駐紮地外的景象。

現在入夜已一段時間，不少房舍已經熄燈，但壁爐的炊煙還在靜靜升起。前方的田已經休耕了，堆置的枯草會在來年成為肥料。

我吐了口白霧，單手推高頭髮，扶著額頭，看著田野另一端的那排小矮房。

火光靜靜閃爍，讓我多少冷靜下來。

雖然不確定他們的反應是演出來的還是真心的，總之意思是接下來他們面對我的態度並不打算改變吧。

對他們而言，我還是那個貓眼。

啊……真是。

瞬間放鬆下來，我像是把肺裡殘餘的空氣全都擠乾般深深吐氣，蹲下把頭枕在膝上，看著牆腳散落的石磚和縫隙間隨風搖蕩的枯草。噁扎……後方悠悠傳來絞索晃蕩的聲音，我不禁勾起嘴角笑了笑，把臉埋進膝裡。

就現在的體制而言，我是理應被燒死的存在。

啊……真是……

★

自從神祕學成為必須被處刑的重罪，大部分的新興宗教團體都走入地下。

天地日月儀法教也不例外。

這個教團的教主擁有約一百五十名信徒，是個小型地下教團，他們每天的活動就是團聚、唱歌、一起遊戲和接近天地日月。

所謂天地日月即教主的「靈光」，只要親近教主、頌讚教主就能得到靈光的庇護——這當然是唬爛。這只是教主用來斂財斂色捏造出來的說詞，但他口才不錯，也具有很強的推銷能力，因此得到一百五十名願意盲從他唬爛的信徒。

口風不緊的信徒或是被懷疑不忠的信徒會被教主下令處以私刑，因此這個團體莫名安全地躲過搜查，持續進行他們的祕密宗教活動，直到半個月前。

在某位太過狂熱的教友於街頭強行傳教遭人舉報落網後，更暴露這個教團劫財劫色無數的事實。不但治安局在追查他們的行蹤，連巡守隊也在對那位狂熱教徒施以嚴刑拷打，設法逼供出其他教友的身分。在治安局與巡守隊雙管齊下的地毯式搜查，大部分的教徒都因此落網，但唯有教主——目前行蹤成謎。

巧的是，這位教主正在我身邊——不，我身下。

我正坐在他身上吃早餐。

而他被五花大綁、眼睛嘴巴蒙了布條，渾身發抖地啜泣。

我倒是很驚訝他竟然還有力氣哭，因為他已經被這樣綁了兩天。

我把手中的詩集翻了一頁，細細品讀著詩句，吃了一口隔夜的甜梨派，即使放了兩天還是很好吃，畢竟最近天氣冷，食品都很保鮮，只要在早上把這派拿去火堆上稍微一烘——簡直像剛出爐的一樣。啊，對了，還得配茶。

我隨手撿了枯葉當書籤，闔上詩集，再伸手拿了剛剛準備好的茶壺，掛到火堆上加熱。

底下的教主抽泣著蠕動了一下，我於是拿詩集打他的頭。

唉，他原本能得到更好的待遇的，如果他直接去治安局自首——錯就錯在他找錯人投靠了。

事情是這樣的，他在事發當日便察覺情況不妙，於是便攜帶兩個禁臠趕往某位大地主的空置私宅避風頭。

偏偏那位大地主早就改過向善，成為理性的反神祕學份子，他現在只想把這位醜陋的教主塞給巡守隊——但這位教主手中握有他的把柄。

因此這位大地主痛下決心，前來委託我們「處理」那位教主。這裡的「處理」指的當然不是暗殺，馬戲團不接受殺人委託。

而我們的處理方法就是——用暴力手段讓教主「遺忘」大地主的把柄，再當匿名「舉報者」把教主綁一綁扔到巡守隊偏遠監視站的門口，使他得到大地主口中「正義的責罰」——這位大地主果然已經改過向善，不再盲信宗教推銷，但他很極端地成了巡守隊的支持者，也是個十足的反神祕學份子。

唉，碰上了這種宗教人士，會變成巡守隊的支持者也不是不能理解。

吃完派，我站起來，拍掉碎屑，拿起旁邊燒熱的茶壺。

然後把熱茶淋在教主臉上，他從鼻腔發出殺豬般的哼嚶，而我一路淋到茶壺空了為止。

哈，教團裡貌美信徒或信徒們容貌姣好的年幼兒女都被他當成禁燴，而他趕著去避風頭還不忘隨身攜帶兩個遍體鱗傷的十三四歲少女，落到這種地步也是活該。據說年齡最小的禁燴只有五歲……我鬆手，空壺砸在他頭上，噹的一聲像在敲鐘，讓人感到心情平靜。

我不禁舒心地笑了，站立著斜靠在木樁旁邊，翻開書頁。

「貓眼貓眼貓眼——」

狼藍帶著兩個小孩走過來。

「你在幹嘛？」夜鶯玫瑰瞪大眼睛。

「看書。」我晃了晃手中的詩集。

「這是什麼？」她們倆蹲下，想戳這個被五花大綁的教主。

「啊，別碰，手會髒掉。」我用詩集隔開她們的手。

「貓眼，團長來找過你了嗎？」狼藍問。

「是髒東西嗎？」兩個小孩問。

「呃……比花花的大便還髒。」我隨口回答了個她們認知裡最髒的東西，轉頭看狼藍，皺眉說：「還沒，怎麼了嗎？」

「哎噫。」夜鶯玫瑰往後退了一步。

「團長說他有事要找——在他面前談公事沒問題嗎？」狼藍皺眉，看著地上被五花大綁的教主。

「沒事，他耳朵裡灌了蠟，應該只聽得見自己的心跳聲吧。」我低頭看著正在被夜鶯玫瑰拿長樹枝遠端戳的教主。

「團長說他有事找你和小丑。」狼藍說。

「我和小丑？工作嗎？」我問。

「委託。」

「喔？很久沒有我們的合作委託了……」嗯？不，其實好像也沒有很久，大概不到兩個月吧。只是最近發生太多大事，和巡守隊紮營四天、還被關了十三天，感覺像過了兩年。

「小丑呢？」狼藍問。

「幫我包紮完就出去了。」我晃了晃拿著詩集的手。

「我們的團醫出去了？」團長走過來，看著地上被網滿繩索、臉上還有蒙眼布和蒙嘴布的男人，再看旁邊正在拿長樹枝遠端戳他的夜鶯玫瑰：「這什麼？新寵物嗎？」

「花花的大便。」夜鶯指著地上的教主。

「天地日月儀法教的教主。」狼藍說。

「喔？那個失憶委託還沒結束啊？」團長皺眉。

「因為他的記性好，為人又特別堅持，所以這次應該要比較久。」我說。

「無妨……嗯？他的頭怎麼是濕的？」團長看著地上的教主。

「啊，我剛剛在喝茶。」我說。

團長看地上的茶壺，再看沾滿茶水的燙紅皮膚，應該在想我喝茶怎麼會喝到他頭上。

「你有事要找我和小丑？」我問。

「啊，對。我們團醫去哪了？」團長轉頭看我。

「當巡守隊的顧問。」我說。

「又去？」團長一頓，看向地上的教主：「不是，這種事在他面前講沒問題嗎？要強制失憶的事該不會又多了一件……」

「沒問題。貓眼在他耳朵裡灌了蠟，他現在什麼也聽不見。」狼藍解釋。

「聽不見、看不見、動不了、說不出話、還被兩個小孩拿樹枝戳，簡直像死了一樣。」團長停頓，遲疑地看我：「你不會是把他燙死了吧？」

「他還活著。」我重重踢了教主一下。

他立刻彈跳起來，霹靂啪啦地像條被網上岸的魚。

我們三個沉默盯著地上活跳跳的人，這人全身上下被繩索綁縛、眼睛和嘴巴都蒙著布條，拚命彈動的樣子與其說像條魚……更像條種族不明的巨蟲，看起來怪噁心的。

啪！碰。

我把他踢翻面了再踩住他的背，這下他總算彈不起來了。

團長、狼藍、夜鶯、玫瑰都盯著我的腿，現場一片靜默。

「你的風格好像越來越極端了。」團長欲言又止地抬頭看我。

「不是，小丑說我手要靜養，所以才用踩的。」我舉起被包紮的雙手。

「我們團醫有說他的顧問工作大概什麼時候結束嗎？」團長眉頭一沉，看起來要開始談正事了。

「我們也可以踩嗎？」兩個小孩指著地上的教主，一臉興奮地看我。

「呃，可以可以。」我隨口回答，頓了一下，轉頭叮嚀：「別用妳們的鐮刀玩具和銀線玩具喔。他沒說什麼時候結束，只說是要去醫院，據說是有人在醫院裡進行招魂還是驅魔儀式。」

「廢棄醫院？」團長問。

「還在營業的醫院。」我說。

「還真大膽，難怪會被舉報。他什麼時候出去的？」

「大概兩個……三個小時以前？」我在心中默算我把教主拖出來曬太陽的時間。

「啊，好吧，那先跟你說也可以。」團長深深吸氣，說：「內利斯公爵來了委託……」

然後他看向我的手，呆了一下。

「怎麼了？」我問。

「該死！你的手！」他大叫。

「我的手？！」我趕緊舉起手來研究。唔，包紮得很仔細，沒滲血。握了握手指，感覺關節狀況也不錯——扯到掌心的傷口，我嘶了聲。

「忘了你的手行動不便……這次內利斯公爵的委託，你的職缺我會找人代替。」團長懊惱地抓抓剛長出來的眉毛。

內利斯公爵？烏鴉和副隊長的父親？他來委託我們？

「什麼委託？」我疑惑地問。

團長又看了我的手一眼，彷彿非常苦惱地皺眉說：「這種工作比較適合你這種擅於喬裝的，但是……果然還是得手部健全才行。嗯，但執行期間是在年後，或許到時候傷勢就復原得差不多……不行，也沒剩多久了，不能冒這種險，你果然還是別上……」

撲嗚！

突然響起一聲號角。

不是召集團員的長音，而是有客人來訪的短音。

我們對看，團長和狼藍立刻動身趕去，我則把旁邊地上被夜鶯玫瑰當釀酒葡萄踩的教主扛起來，綁進馬廄以防逃跑，才拍拍手走出來。

「搖啊搖、搖啊搖！」吐火男不知何時已出現在馬廄旁，縮身抱著號角在地上滾動：「搖籃裡的新生兒——沒有名字——吹啊吹、吹啊吹！墜落！從那樹梢——季節往復，年頭結束——一個接著一個！天堂的底端是什麼呢——是什麼呢——」

我小心翼翼地跨過他，走向會議帳篷。

但事情似乎還沒開始，因為團長和狼藍還站在駐紮地入口，入口處停了一輛馬車。

於是我站在會議帳篷旁待命，謹慎地盯著駐紮地入口的風景。

灰色的街巷、排排坐落的尖頂建築、鋪了磚的馬路、還沒點燃的街燈、刑場外圍的殘破矮牆，還有那輛單人包廂的黑色馬車。

啪！車夫都還來不及開門，馬車車門就被撞開，一位頭戴蕾絲垂帽、身穿厚重披肩的女性急著出來，沒算準地面的高低落差失足踩空，眼看就要往前摔——

團長伸手一攬，護住她。

這位女士……不知是誰家的小姐？看這衣著和馬車應該家境不錯，但不等車夫開門就直接撞下車也實在少見，不知是禮節課沒上齊還是真的很著急。

團長扶起那位女士，隱約能聽見他的聲音：「您沒事吧？」

那位女士仍然低著頭，身體似乎微微顫抖。我們之間有段距離，加上她的臉被蕾絲垂帽遮掩看不見表情，但那姿態看來是在緩氣。

團長彎身說：「這位女士？」

那位女士抬起頭。

我這才看見她被垂帽遮掩的臉。這位女士——是綠醫師的妻子，綠夫人。

「夏農？」

團長驚訝地看她，然後看了看車裡，車裡沒有其他人。

「妳一個人來？怎麼回事？」團長問。

綠夫人抓緊手中一條繡花手帕，半扶著團長，顫抖著說：「安德森……安德森他……」

「綠醫師？他怎麼了？」團長問。

綠夫人深吸口氣，放開團長的手臂站直身，美麗的臉看起來毫無血色：「……他被巡守隊帶走了。」

團長一頓，比著我這裡的會議帳篷說：「我們先進去再說。」

他們往我這裡走來，我替綠夫人拉開門簾。綠夫人抬起紅紅的眼睛看我，朝我點頭。我也拘謹地向她行禮。等她和團長都進去後，我放下門簾，站在帳篷外把風。

帳篷裡傳來啜泣聲。

「別急，妳慢慢說。」團長的聲音。

「他被他們帶走了……」綠夫人的聲音。

「怎麼會？」團長的聲音。

「之前幫查理驅……舉……舉行儀式的事……有人舉報，巡守隊來家裡把他帶走。」綠夫人的聲音。

「查理？該不會是北城綠醫院的那件事？」團長的聲音。

查理……查理不就是之前被團長和狼藍驅魔的小孩嗎？綠醫院……綠醫院不就是綠醫師開的醫院嗎？我記得儀式是在醫院裡進行……那件事被舉報了？

「是……」綠夫人的啜泣聲。

「儀式……是由我們進行的，他們怎麼沒……」團長想問的應該是如果綠醫師都被抓了，巡守隊怎麼沒來抓我們。

「安德森堅持在場施行『儀式』的只有他，所以他們只帶走他……」綠夫人的聲音。

「天啊……」團長的聲音。

等等，小丑不是說他今天擔任顧問的主要工作……是要跑醫院？據說有人在醫院裡舉行召魂還是驅魔儀式？這說的該不會就是……

「我們團醫知道這件事嗎？」團長問。

帳篷裡的靜默持續了一會兒，綠夫人的聲音才響起：

「他……也是帶走安德森的巡守隊之一。」

★

女士們啊！先生們啊！我們都走在名為「人間」的廣大舞台，身邊所有人都是演員，也是觀眾。有時我們甚至連面對自己也必須演戲——以至於每卸下一層舞台妝，就會對自己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七年前。春天的午後。陽光燦燦，綠草，和樹蔭。

「貓眼，接著。」

一顆青蘋果朝我扔來。

我接住，轉頭看向正往樹蔭走來的金髮青年。

他在我身邊坐下，我拋起青蘋果掂掂重量，抽出小刀切著吃。

「你這樣玩刀不危險嗎？」他看著我的小刀。

「你才是整天都在用解剖刀吧？」我吃掉小刀上的青蘋果片。

「我那是工作。」他說。

「我這也是工作。表演的把戲。」我轉了轉手中的小刀，往旁邊丟去，咚地刺中樹幹，準確刺中我想丟的位置。

我咬了一口青蘋果，走過去把小刀拔出來。

小丑抽出白布，將我的小刀拿去擦拭。

「幹嘛啦！」我搶回小刀。

小丑看向旁邊那棵樹：「那是紫杉。除了果肉以外全株有毒，食用過量會心臟衰竭而死，也可以透過皮膚吸收……」

我立刻把水袋裡的水全倒在刀上，猛力擦洗。

小丑笑笑，也拿出青蘋果開始吃。他最近開始會笑了，真奇怪。

「哪來的蘋果？」我問。

「替墨里森製藥拿到的。」他比著下面那座果園。

「藥？就是你之前熬的那個？」我問。

「不，磨成粉的那個。」他說。

「你幾乎每一次都磨成粉，我哪知道你是指哪個？」我皺眉。

「就算說了詳細成份你也還是不知道吧。」

「也是。」

我們吹著食物、炊煙和田埂氣味的風，看著斜坡下的小鎮，安靜地吃完蘋果。

我隨手把果核扔掉，問：「製藥好玩嗎？」

他看著我，露出難以回答的微妙表情。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製藥對他而言並不好玩？

「不好玩的話你怎麼連平常也在做？」我皺眉看他。

「或許好玩吧。」他說。

「或許？」

「我沒想過好不好玩的問題。」

「沒想過好不好玩……你以前是沒玩過遊戲嗎？」我翻白眼。

他竟然又露出難以回答的微妙表情。

「你……不會真沒玩過遊戲吧？滾鐵圈？丟硬幣？跳繩？抓小偷……」

「玩過是玩過，但沒想過好不好玩的問題。」

「你就沒什麼好玩的事嗎？」我皺眉看他乾淨的臉、整潔的背心套裝和擦得發亮的皮鞋。

「嚇你倒是很好玩。」他又笑了，還是那種詭異的感覺。大概是看他的冷臉看太久了，這種假惺惺的笑只會讓我起雞皮疙瘩。

我翻白眼說：「都十四歲的人了，我才沒那麼容易被你嚇到。」

「你說是就是吧。」他聳肩，看向旁邊那棵有刀痕的樹。

什麼？難不成有毒是騙我的？早知道就不要洗刀……算了，再怎麼說也不用拿自己

的命去賭，還是小心為上。總比之前那次不信邪結果上吐下瀉還躺在床上兩天最後還得看他一臉「我早就跟你說了吧？」的表情理所當然地把我治好更安全。

「等會兒還是練習嗎？」他問。

「嗯？」我看向他。

「你的飛刀。」他說。

「不，我想拿舊書去鎮上換新書。」我看向底下熱鬧的城鎮。

「陪你去？」他挑眉。

「不需要。」我嗤之以鼻。

「不會又找人打架吧？」

「才不是我去找的！是他們自己討打……」

城鎮遙遠地喧鬧，正如這百花齊放的春日午後。

我記得當時小丑剛成為團醫，而我勝任「幻術師」登台已經一年，他的笑容越來越多，我的個性則越來越圓滑，團長很樂見這種轉變，但我並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希望這種變化發生……即使這能被解讀為「成熟」或「善於假裝」。

而這兩者都是成為專業演員的必要條件。

★

「巡守隊檢查過哪些地方？」我站在綠醫師家的客廳。

「全部。」綠夫人站在我身邊，仍然捏著手帕。

「室內？」我問。

「還有室外。」綠夫人說。

「沒有貼封條嗎？」我問。

「沒有。」綠夫人說。

「他們搜查了多久？」

「大約兩個小時。」

「幾個人？」

「六個人。」

沒貼封條、六個人、兩小時。聽起來應該是粗略搜查，之後可能會封鎖宅邸進行全面搜查。那我還是得再詳細檢查一次，以防萬一。

照理說如果是「醫師公會會長於營業中的醫院施行非法宗教儀式」這種大案子，依據之前巡守隊的作風，應該要在第一時間就封鎖現場，派遣二十名人手全面搜查才對，但這次竟然處理得這麼粗糙，看來最近的暴動果然很嚴重，巡守隊人手嚴重不足呢。這對我們而言……對綠醫師的狀況而言，確實是種優勢。

「妳說的六個人，包含小丑……雷特？」我看向綠夫人。

「是。」綠夫人捏緊手帕。

「他們讓雷特跟來是為了一起搜查？」我問。

「是。」綠夫人說。

「搜查哪裡？」

「藥草園和他們找到的藥劑、藥粉……或許還有一些器具。但主要是藥草園。」

「雷特有說什麼嗎？」

「他說藥草園看起來沒有異狀。」

看起來？我皺眉。

「他的用詞就是這幾個字嗎？看起來沒有異狀？」

「是。他只說了這句話，所以我記得。其他時候他們拿東西給他檢查，他只會點頭或搖頭。」

只說了這句話？這很明顯是想轉達給我們知道吧？既然說了「看起來沒有異狀」，表示表面上並沒有異常，但表面下……或許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

「綠醫師有購買或栽種巡守隊禁止的藥材嗎？」我仔細觀察綠夫人的表情。

「我不清楚。」綠夫人神色疲憊地搖搖頭。

我揹起裝備，說：「帶我去藥草園。」

到了後院，我才發現綠夫人口中的「藥草園」是座溫室。大概是怕來訪的孩子們誤闖，溫室的外側圍了一圈半高不矮的上鎖圍籬，讓裡頭的溫室看起來像座被保護起來的玻璃帳篷。

綠夫人拿出鑰匙，開了圍籬的鎖，進去後換了把鑰匙，打開溫室的玻璃門。

這個玻璃罩裡很溫暖，一走進來就像春天。綠夫人關上溫室的門，我脫下外套，把裝備和外套都放在門邊，開始觀察場地。

我仰頭看著透明穹頂照進來的陽光，還有攀附在玻璃罩外的細小藤蔓。

我環顧了溫室一圈，透明的牆、低矮的植栽、平整狹窄的石板走道，乍看之下不像個能隱藏多少祕辛的地方。而單憑門口那兩道鎖和低矮的圍牆，我也不覺得綠醫師會在這裡種多違法的東西就是了，但小丑說的「看起來沒有異狀」……或許並非宗教迷幻藥那類嚴重違法的藥材，而是容易在法庭或事後搜查被引申為「可能用作宗教用途」的嫌疑藥草吧。普通人種這種東西不違法，但如果是嫌疑人種這種東西可能會被當成施行宗教儀式的證據之一而被加重判刑之類的。

溫室的走道是兩個同心圓，我先繞內圈，再走外圈，仔細盯著地上的草藥是否有異狀。在溫室外圈，被玻璃罩外的樹影籠罩的小角落，我找到一株根部的土有翻動痕跡的植物。我拿出小刀，稍微把植物的根部翻起來，就見土穴裡留了一片被撕下一角的葉子。

我放下植物的根，回頭看綠夫人：「妳知道這是什麼植物嗎？」

綠夫人有點緊張地搖搖頭：「我不清楚。」但表情看起來並不像心虛，而像在擔心自己的丈夫是不是真瞞著她在栽種危險藥草。

我收起小刀說：「照小丑留下來的記號看來並不是真的很危險的藥草，但或許會對綠醫師的未來判決不利，所以我可能得處理掉這種藥草。我可以燒掉嗎？」

綠夫人一臉蒼白：「整座溫室嗎？」

我趕緊抬手：「不不不，只有這種藥草。」燒掉整座溫室還得了，簡直就像在對巡守隊宣告這裡隱藏了必須全面銷毀的驚天動地的祕密，恐怕會讓他們懷疑綠醫師在地底藏了一座專門生產宗教迷幻藥的祕密工坊之類的。

綠夫人點頭：「好，沒問題。」

我戴上手套，拔出那棵植栽，也把隔壁兩棵看起來同品種的植栽連根拔起，捧著它們帶土的根部走回溫室門口的裝備旁，拿出鐵碗、油和打火石，把植栽扔進鐵碗裡，淋滿油，再用打火石點燃。

我和綠夫人靜靜等著植栽燒完，我不時用鐵棍翻動以確保它完全燒成灰。

火熄了後，鐵碗裡焦黑一片，只剩枯焦的細枝和灰燼。

我拉開牛皮小袋，把鐵碗裡的灰燼倒進去，繫緊袋口收到胸前的暗袋，再把鐵碗收回裝備袋裡。

「好了。」我脫下手套站起來，「以防萬一我會再檢查這裡兩遍，結束之後再去宅邸搜查。」

「好。」綠夫人點頭，捏緊胸口的手帕，表情像有什麼要說，隨後抬起藍眼睛看我：「我……想不到別的方法……我只能委託你們了。」

「我們會盡我們所能讓綠醫師平安回來，即使沒有您的委託也一樣。團長應該也說了這次不需要報酬，畢竟是綠醫師包庇我們在先，他堅稱整件事是他『一人』所為對我們的幫助很大。」我頓了頓，皺眉說：「這對他在巡守隊面前的形象也有好處。這會讓他看起來像個被孩子的狀況逼急而嘗試『新方法』的醫生，而不是集體施行邪術的宗教狂熱份子。尤其他在他的助手們和其他醫師的證詞裡風評應該都很好。」

「是。」綠夫人看起來鬆了口氣，有滴眼淚滑出眼眶，她快速用手帕拭去。

我溫和地笑笑，接著從裝備袋裡拿出藍燈，準備更仔細地搜查這座溫室。

檢查完整座溫室，沒發現其他小丑留下來的痕跡，我收拾裝備轉移陣地到宅邸進行搜查。

接下來就是書房裡的文獻、儲藏室裡的東西、上鎖的箱子和櫃子了。

於是，詳盡的檢查從上午一直持續到深夜。

★

「忙了一整天，應該餓了吧？」綠夫人挽留我。

「不要緊，我有帶乾糧。」都這麼晚了，怕打擾她休息，我婉拒。

「趁你在搜查時，我已經準備好茶點，你就多吃點吧。我一個人也吃不完。」綠夫人繼續說。

我看著她紅腫的眼眶，遲疑地問：「您不休息嗎？」

她似是想強撐起笑容：「不，我今天……什麼也沒做。」是只能看著一切發生，什麼也做不了的意思嗎？

看樣子她似乎是想找人傾訴……或是難以面對孤獨一人時必將湧上心頭的恐懼。

我瞭然，笑了笑，拉開椅子坐下：「能陪您喝茶是我的榮幸。」

她放心地笑了，轉身走去廚房。我聽見泡茶和準備瓷盤、餐具的聲音。

過了一會兒，她端著拖盤過來：「我泡了熱茶，還有今天做的簡單的茶點，果醬派、烤蘋果和糖片。」

「我來幫忙吧。」我起身接過托盤，先把托盤放在桌上，再替她拉開椅子，開始佈置茶具和餐具。

她安靜地坐下，看著冒著熱氣的茶杯發呆。

佈置好後，我也坐下，並沒有想打斷她思考的意思，所以我安靜地攪拌著茶杯。

過了一會兒，她才回神說：「快吃吧，多吃點。」並切了一大塊果醬派進我盤裡。

我看著盤裡的派，原先想繼續沉默等她自己開口，但終究還是抬眼說：「妳和綠醫師……認識多久了？」

綠夫人一愣，垂眼看著桌面，幽幽地說：「十七年了。」

我看著她的表情，輕輕攪拌著茶水：「怎麼認識的？」

她看著木頭桌面的紋路，似乎陷入了沉思。

「那時他剛接手他父親的醫院，成為那裡的院長。而我……是他的病患。」

我看向綠夫人。

她微笑，繼續說：「當時我十七歲，還是個喜歡摘柑橘花別在頭上、戴著麥稈帽在陽光下讀書的年紀。當時每天不是在家裡上課，就是帶著侍女去騎馬。有次騎馬碰上大雨，我落馬了。家父緊急請了綠醫師……安德森的父親來替我治療。緊急處理完後，我在隔天被送進醫院。」

「後來便由剛接手醫院的安德森成為我的主治醫師。我在兩周內經歷好幾次嚴重的昏迷和高燒，以及多次出血，距離死亡似乎也不遠了，最後他們和我父親討論了三天，終於讓我父親點頭，決定開刀——切除我的子宮。」

我攪拌杯子的茶匙停了，但神色維持不變，輕輕吸了口氣再繼續攪拌茶杯。

「動完手術後，我繼續住在醫院裡，雖然撿回一命，但我和父親都知道我接下來的人生也完了。沒有人會想和一個無法生育的女人成婚。而我們家雖然家境不錯，卻不算特別富有，也沒有爵位和其他引人垂涎的頭銜，家父只有我一個女兒，母親天天以淚洗面，兄長來醫院探過兩次病，父親則在手術後就沒再出現。或許是難以接受他下的決定，或許是難以接受我這樣的女兒。母親偶爾會來陪我，但大多數的時間我都是待在病床上，看著醫院外的空地和樹下玩耍的孩子們發呆。後來我重新開始讀書，但原先喜歡的愛情故事反而會讓我哭泣，所以我不再看愛情故事。」

「我的身體狀況在開完刀後便很穩定，身為我的主治醫師，安德森其實可以派助手或其他醫師來確認我的狀況，他卻每天都會親自前來替我問診。他沒什麼表情，所以我一開始以為他性格不好或是心情不好，並不會主動和他說話。後來他開始會問一些診療之外的問題，例如我放在窗邊的那些書。或是我的其他興趣。我也開始會主動和他對話。而他替我問診的時間越來越長，我們聊得也越來越多，我比較少看著窗外了，反而常常盯著病房門口看，等著問診的時間到來。直到六個月後，我要出院的那天。他送我到醫院門口。我的母親來接我時，他說希望我能成為他的妻子。先哭的是我母親，而我很久都說不出話。」

「婚後的生活很好，我們搬進現在這棟房子，他或是去醫院或是種藥草，我或是洗衣或是讀書，直到那個孩子來到我們這裡。」

綠夫人沉默下來，垂眼看著已經不再冒熱氣的茶杯。

「那個孩子？」我問。

「雷特。」她看向我。

然後她笑笑，低下頭繼續說：

「雷特在這裡當了一年半我丈夫的助手，而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裡我也像有了個值得操心的孩子。也是因為他，我才決定成為教師，帶一些附近的孩子識字和讀書。」

我也溫暖地笑了，放下茶匙，端起微涼的茶杯啜飲。

「但因為聽過一些關於旅行藝人不好的傳言，當他被馬戲團帶走，其實我們很常擔心他是不是被騙去……他再怎麼聰明也是個小孩，我們很怕他會被騙去做苦力或是被那位團長賣掉。」

我暗自冒著冷汗，一臉溫柔地笑笑，彷彿聽了個讓人莞爾的笑話。

「在那之後，你們來這附近巡演了五次。每次他都會帶花過來，但這是他第一次帶同事。」綠夫人抬起那雙溫柔的藍眼睛看我，微笑說：「看到你我就放心了。你們那裡環境應該不錯吧？」

我冷汗直冒，露出一個毫無破綻的溫柔笑臉，說：「是，當然。」

綠夫人陷入沉默，用拇指滑著杯緣。

「十七歲那年，我原以為失去了一切，我真正擁有的卻比預想得更多。愛情、丈夫、孩子……」

又滑出一滴眼淚，她快速擦掉。

我看著桌上她的手，這種時候我一般是要握著她的手給予鼓勵和支持，但我們之間的杯盤實在堆太滿了，沒有空間讓我伸手過去，所以我只能溫柔地對她笑，給予她支持。

綠夫人深深舒了口氣，往後靠向椅背，拿起茶杯，將裡頭的茶水一飲而盡。

她放下茶杯，笑著看我：「謝謝你留下來聽我說這麼久，看這茶點都涼了。」

我也笑了，叉起一口派說：「您的手藝，這些茶點就是凍在雪裡我都能吃得津津有味。」

她輕笑起來：「那會咬斷牙的。」

感覺她似乎放鬆不少，接下來的聊天氛圍也變得比較輕鬆，我的盤子又開始被她堆滿茶點，雖然她說是「簡單的」茶點……但這果醬派用的是檸檬汁無花果醬，烤蘋果是插了肉桂的糖漬烤蘋果，糖片是烤成圓形的精緻焦糖片，其實一點也不簡單，我覺得很豪華。

而且都是甜的。看樣子她還記得上次小丑說我喜歡吃甜的，該死，我可不想再臉紅了。

「來，多吃點。」她替我多拿了一個空盤子，又在上堆派。

我看著這兩盤茶點，覺得最近都吃得這麼奢侈，該不會我等等就要死了吧？我越想越毛骨悚然，畢竟加入馬戲團以來我不曾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內密集吃到這麼多好東西，而且已經幾個月沒吃過土了，物質生活實在美滿得很不正常……啊，所以我前幾天才會被拔掉一片指甲嗎？但我以前受過不少更重的傷呢。掉指甲雖然很痛，其實也真的算小傷，如果是配得上最近的伙食的傷勢……那我可能真的會死吧？

叩叩。

突然傳來敲門聲。

我和綠夫人看向門口。

綠夫人轉頭看我，表情擔憂中帶著詢問，我放下叉子，朝她點頭。

綠夫人走去前門，而我握緊餐刀。

果然是死神來敲門了嗎？不，這種夜半時分，應該是帶著黑貓準備報喪的無頭查理？

門開了。

門外果然站著一位男孩——不，一位少年。

他有著一頭紅髮，長得有點眼熟。